

星雲大師對臨濟禪的現代詮釋與傳承

麻天祥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前言

通覽中國佛教的歷史和現狀，顯而易見，星雲大師是在世界範圍內實踐並推動人間佛教的工程師。他說：「人間佛教就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於幸福人生增進的教法。」¹基於這樣的理念，他數十年如一日，奔走人海，摩頂放踵，百挫而無反顧。如果說太虛大師在中國近代史上提出了人間佛教的概念，並嘗試系統化的理論論證，那麼，星雲大師無疑是全面實踐人間佛教的第一人。

從表面上看，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模式是對太虛思想的繼承、發展和實踐，其實不然；從思惟邏輯和歷史發展上講，星雲大師的思想實際上是對佛法世出世間的全面理解，是對中國佛教歷代高僧大德實現覺悟之路的契合；而作為臨濟宗的四十八代傳人，星雲大師宣導的「人間生活禪」，自然也是對臨濟禪的現代詮釋。正如他所說：

佛光山屬臨濟法脈，秉承菩薩道思想、人間佛教精神，因應時代之需，開創出「人間生活禪」禪風。²

1. 高希均序，見滿義法師：《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台北：天下遠見，2005年8月，頁2。

2. 佛光星雲編著：《佛光教科書5·宗派概論》，台北：佛光文化，1999年，頁142。

毋庸置疑，佛教以覺悟為終極追求，以覺行圓滿為最高境界，覺悟諸法因緣所生，故萬象皆假、皆幻、皆空，也就是中。所以「佛」，即此「覺」為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然而，覺行圓滿有賴於自覺、覺他，佛的最高果位也須借悲智雙運、利益眾生的菩薩行方能成就。換句話說，實現覺悟成佛的超越追求，必須以現實人生為依託，引領世間眾生同趨覺路。這就是「上求無生，下教十善」，即禪門常說的「不離世間覺」。佛法正是以這樣的悖論對世出世間予以辨證思惟的，自然也就為人間佛教思想奠定了合理性的邏輯思惟基礎。

就禪宗思想而言，通常說「南頓北漸」，雖然顯示以「悟」為根本，但「悟」是整個佛教的終極追求，而不是禪宗的標識。禪宗突出的是「於相離相」、「於念離念」，集中表現為實現覺悟，通向終極之路的方法論的探討。換句話說，禪宗之所以為禪宗，關鍵在於實現目的方法，而不在於目標。³

臨濟禪尤不能例外，「喝」便是它的家風，星雲大師亦秉承「五逆聞雷」⁴之說；所謂三玄、三要、四料簡、四照用，都是它實現成佛的獨特手段。星雲大師對臨濟禪的詮釋不僅在於方法，而且著眼於向禪和整個佛教思想的回歸；不僅用語言文字，亦秉承且以身體力行的社會實踐。同時，其所宣導的「人間生活禪」理念，也隨處透顯了臨濟禪宗風現代詮釋的風格。

3. 大概正因為如此，後世禪宗特別重視方法，乃至「目標置換」。星雲大師同樣注意到這一點，強調禪門五家七宗「各有接引後學的家風」，即「權宜之法」。（《佛光教科書 5・宗派概論》，頁 145）

4. 臨濟楊岐派五祖法演把臨濟之喝譽為「五逆聞雷」，星雲大師亦依此說，強調「一喝之下，如五逆罪人為雷所劈」。見《佛光教科書 5・宗派概論》，頁 146 之註 11(二)。

一、星雲談禪

關於禪，雖然是普遍的存在，但是人說人殊，乃至於或趨於神祕，或流於荒誕；或以之為遙不可及，或以方法取代目的，如是云云，皆可以說是偏而不即。星雲大師在力行推廣，或者說弘揚人間佛教的生命歷程中，既不脫離社會，也不流於媚俗；努力以自然消融造作，以超越化解執著，始終堅守著禪的本旨，保持了純潔、神聖的禪的超越精神。從禪的角度講，星雲大師談禪，同樣不拘泥於字句，而有濃郁的「言中無言，妙至幽玄」的色彩。

嘗有僧舉臥輪禪師偈曰：「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祖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⁵ 臨濟四世風穴延沼，尤其發揚了惠能禪風，雖少用偈，但話語威猛峻烈，斬斷執著，賦予臨濟家風嶄新的面目。他說：「古人云，『我有一支箭，曾經久磨練，射時遍十方，落處無人見。』山僧即不然，『我有一支箭，未嘗經磨練，射不遍十方，要時看不見。』」時有僧便問：「如何是和尚箭？」延沼禪師遂作彎弓勢，那僧便禮拜。可以看出，這裡既是禪宗於相離相、不落兩邊，直逼心性思想的承載，更是禪宗化繁為簡，把簡易的方法發揮到極致的繼往開來；是離相的隨緣，是超越的回歸。星雲大師談禪亦如是。請看：

一般世間上的學問知識，是從分別知見上去了解的，而禪宗所追求的，是一種超越的境界，是從無分別的內證去直

5. 《五燈會元》卷1，中華書局，1984年。

接證悟的。⁶

所謂禪，就如萬古長空，一朝風月；沒有時間的長短，沒有空間的遠近，沒有人我的是非，因為禪者對時空有普遍性的悟入，所以剎那之中有永恆，一念之中有三千。⁷

禪者是超越對待，超越根本與現象，因此，沒有彼此，沒有時空，沒有來去，沒有動靜，沒有大小，什麼都是一如的，什麼都是平等，都是超越的，故無煩惱，樣樣統一。這就是禪者逍遙灑脫的境界。⁸

禪是我們的「心」，這個心不是分別意識的心，而是指我們心靈深處的那顆「真心」。這顆真心超越一切有形的存在，又呈現於宇宙萬有之中。⁹

禪是語言道斷，禪是不可說的，禪是教外別傳，禪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以心印心，離開言說。¹⁰

禪是非空非有，離形去智，息盡妄緣的。禪要兩頭共截斷，一劍倚天寒。¹¹

禪是無你、無我、無聖、無凡，更沒有貴賤的差別。¹²

臨濟禪師的「四料簡」指出參禪打坐的有四個程式，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奪心不奪境：忘記自己，但沒有忘記外境。奪境不奪人：泯滅外境，但沒有忘失自我。人境兩俱奪：

6.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語錄》上，台北：香海文化，頁19。

7. 同註6，頁30。

8. 同註6，頁174。

9. 同註6，頁30-31。

10. 同註6，頁20。

11. 同註6，頁33。

12. 同註6，頁34。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四期

人與境皆忘。人境俱不奪：人境俱不泯，道不離世間。¹³

上面所引足以說明，星雲大師雖然以人間佛教號召當世，但其思想依然同曹溪一脈相承，並與臨濟宗旨遙相呼應；依然是於相離相、破除對待、不落兩邊、超越心、境，而又在心、境之中實現無分別的超越之路。

眾所周知，臨濟以「喝」為宗風，有「五逆聞雷」之說，而且喜歡以「劍」為喻，所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¹⁴、「吹毛用了急須磨」¹⁵等，充分顯示了臨濟禪如吹毛寶劍，斬釘截鐵，殺活自在，卷舒擒縱，直指心性，超然物外，而又灑脫無羈的風格。星雲大師雖然不用喝的形式，但其對禪的亹亹道來，對世間的接引，同樣具有振聾發聵，因勢利導，批隙導窾，「以無厚入有間」的效果。

當然，四料簡不僅是參禪打坐的程式，更是臨濟宗門通達禪境的道路，及其接引學人的教學原則和方式，¹⁶顯而易見，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禪法，是植根於《壇經》，是對禪和禪宗思想的不離不棄，而又有所發揚。當然也是對臨濟禪法的現代詮釋，並因此尤其顯得親和與平易近人。

固然禪是「人人本具」¹⁷的普遍的存在，「是人間的共有的寶藏」，¹⁸但離相、無分別、超越有無等一切二元對立的終極境界畢竟是玄渺的，難以言說的，對於大眾而言，自然也是難以理解的。星

13.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語錄》上，台北：香海文化，頁 80-81。

14. 臨濟義玄：《五燈會元》卷 11，中華書局，1984 年，頁 645。

15. 臨濟義玄有傳法偈云：「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見《五燈會元》卷 11，中華書局，1984 年，頁 649。

16. 另有永明四料簡之說。

17. 同註 13，頁 27。

18. 同註 13，頁 121。

雲大師充分注意到禪佛教在現代社會傳播的現實，避免了歷代禪師繞路說禪，或指東話西，拳打腳踢的怪異方法，而不憚其煩，把原本思想大眾化的禪，進一步採用語言的大眾化和方法的大眾化，在如敘家常的話語中，引領受大眾在禪海中潛移默化。這是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也是他對臨濟禪學的重大貢獻。如此談禪，在星雲大師弘法的生涯中比比皆是。請看：

一個禪者，怎樣安住在「第一義」而不動心呢？必須不為財動，不為情動，不為名動，不為謗動，不為苦動，不為難動，不為利動，不為氣動。儘管世界上好好壞壞，只要我不動心，一切就沒事了。因此，不動心是一種力量，不動心是一種至高的修行境界。¹⁹

對於大多數人而言，物質世界，尤其是現代社會的物質世界誘惑太多，怨也多，謗也多，因此要進至悠遊自在的禪的境界，首先要做到的是「不動心」，所謂「無心」即此，也就是本心、淨心、平常心。古往今來說此者甚眾。星雲大師此說深入淺出，涉及到人生的方方面面；直擊時弊，而又苦口婆心，對於那些或為財動，或為名動、苦動、謗動的芸芸眾生猶如當頭棒喝，並為之震撼而心悅誠服。至於如何不動心，星雲大師說得尤其生動，他說：

如何才能做到不動心呢？不要把煩惱帶到床上，不要把仇恨帶到明天，不要把憂鬱傳給別人，不要把生氣留在心上。²⁰

如此談禪，信手拈來，如數家珍：

19. 同註 13，頁 105。

20. 同註 13，頁 107。

《人間佛教》學報 · 藝文 | 第四期

禪，是一種藝術的生活；禪，更是一種圓融的生命，自然天成的本來面目。如此美妙的禪，不只屬於寺院所有，也不僅僅是出家人所獨享，應該屬於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生活裡，都需要禪的智慧、自在、率性與逍遙。²¹

禪是什麼？禪是平常心，是一種心境，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為環境的變化而喜憂；平常心是一種境界。²²禪是平常心。有了一顆平常心，有所得時，就不會過分貪求；無所得時，也不會過分煩惱。有了榮耀，看成是大家的成就；受到毀謗，反而覺受到了教益。能以平常心處事，人生何處不春風？²³

人是有情的眾生，但是有的人情感太熱了，只有五分鐘熱度，不能維持長久；有的人情感太氾濫了，讓人受不了。所以，有時候澹泊一點的情感，反而更能持久，甚至愈久愈香。澹泊的情，就是真性情；澹泊的情，就是禪者心。²⁴禪不是佛教專有，也不是佛陀所創造；禪是佛陀發現的，是每一個人都有的。說穿了，禪就是人間佛教。²⁵

禪，不是口上說，不是心裡思，不是意中想，而是這一切的完全放下。²⁶

禪就是我們自己，就是我們的心，是人生的放曠，是生活的幽默，是一種直覺，一片定慧。禪不在多言，不在世俗

21.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語錄》上，台北：香海文化，頁 22。

22. 同註 21，頁 24。

23. 同註 21，頁 113。

24. 同註 21，頁 25。

25. 同註 21，頁 28。

26. 同註 21，頁 29。

文教經典中，沒有你我凡聖的差別，禪就是一種光芒，一片靈犀。²⁷

禪，是從瑣碎的事事物物中，以整個身心去參透宇宙的無限奧妙，是化偉大於平凡，化高深於平淡的修持。²⁸

我們做人，何妨像一朵花，多給人一些欣賞、一些芬芳、一些氣質、一些美。怕的是做人像一根刺，逢人傷人，遇事害事。修道者要做靈山會上的那一朵花，給人喜悅。禪，就是一朵花，喜悅芬芳。²⁹

人際之間所以會有紛爭，就是因為「你」、「我」的關係不協調。如果將人與人互換立場，彼此將心比心，甚至把「你」和「我」看成是一體，「你」、「我」的關係是榮辱與共、休戚相關，是同甘共苦、不分彼此的，即所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如此就不會有人我的糾紛與不滿了。所以「你我一體」的心，叫做禪心，「你我相融」的心，叫做禪心。³⁰

對父母的孝順，這是天經地義的孝心……「普利一切」的心叫做禪心。³¹

有了禪心，就能隨遇而安。有也好、無也好、多也好、少也好、大也好、小也好。有了禪心，就不會斤斤計較世間上的五欲塵勞、人我權位。因此，習禪的人要把禪性提煉

27. 同註 21，頁 31。

28. 同註 21，頁 31。

29. 同註 21，頁 36。

30. 同註 21，頁 40。

31. 同註 21，頁 41。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四期

出來，才能在人間悠遊自在。³²

如是種種，像這樣貼近生活、鮮活而又深入淺出的說教不勝枚舉。星雲大師把禪命名為「生活」、界定在「人間」，就是突出要在現實社會的生活中實現超越——超越毀譽、超越利害、超越得失、超越榮辱、超越人我、超越凡聖，乃至超越生死，也就是「但盡凡心，不求聖解」——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人間生活禪」正是星雲大師遠追佛陀，力圖對拈花意旨的心領神會，對曹溪正脈的得意領宗，對臨濟宗風的繼承和開發。「人間生活禪」，應當說是實至名歸了。



禪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小魚／繪）

二、星雲與臨濟禪

（一）星雲和臨濟禪的全機大用

宋明以下，佛教世界莫非禪宗，禪早已是佛教的代名詞，不過，臨濟、曹洞還是占據一花五葉的主流。時至上個世紀初，佛教界尤

32.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語錄》上，台北：香海文化，頁50。「世間上」或為「世間」或「世界上」之誤。

其呈現綜合的趨勢。正像太虛大師說的那樣，八宗為「同一教乘」，「教為詮理」，「理為起行」，為「不拘一宗」的綜合思想提供了合理性的證據。虛雲大師則兼祧五宗，以制度化的形式展示綜合的必然趨勢。但是在一般的寺院裡，難免還是要強調師承，重視家風，占據主流的臨濟宗也難免俗。

星雲大師就是在綜合與「分宗專究」的歷史條件下，於十二歲的童稚之年，投南京棲霞山寺志開上人出家的，³³成為臨濟四十八代傳人，從而與臨濟禪結下了不解之緣。同時在南京，星雲大師還參與了華藏寺職事發起的革新佛教運動，只是由於推動「新佛教運動」、「新生活規約」不能獲得經懺道場住眾的奉行，而在一番爭議後，終於在 1949 年離開大陸，領導僧侶救護隊渡海而至台灣。

少年星雲在寺院裡接受了嚴格，甚至可以說有點殘酷的訓練，但是卻沒有真正的師承，直到今天，他還抱著無限的遺憾說，「當時，如果有一位大德能指導我」，「必然會有很大的效果」。³⁴也正因为如此，才能使星雲大師不拘一格、不拘一宗（臨濟禪），與時俱進，從而使人間佛教脫穎而出。

眾所周知，臨濟宗以「喝」風靡天下，有「五逆聞雷」、「全機大用」之稱。《五家宗旨纂要》說臨濟家風「棒喝齊施，虎驟龍奔，星馳電掣，負沖天意氣」，「卷舒縱擒，殺活自在，掃除情見」，「以無位真人為宗，或棒或喝，或豎拂以名之」，「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當

33. 不過應當說明，棲霞山為十方叢林，不可有師徒隸屬關係，以棲霞為出家道場，只是方便說法，真正出家的地方是宜興白塔山大覺寺，直到 1947 年底方回宜興禮祖歸宗，見慈惠〈星雲大師十二問〉。

34. 林清玄：《浩瀚星雲》，台北：圓神出版社，2001 年 12 月，頁 81。

《人間佛教》學報 · 藝文 | 第四期

一喝用」，充分體現了臨濟禪單刀直入，斬斷邏輯思惟，覺悟心性、覺悟人生的峻烈風格。概括起來就是：因材施教、簡便透脫。

往深處探討，臨濟接引學人，還有許多內容。所謂一喝具「三玄」³⁵（原則）、一玄具「三要」³⁶（要點）和因材施教的「四料簡」³⁷（度量簡別）。簡單的說就是「喝」，在「喝」中斷滅知障，在「喝」中明心見性。

正所謂「青天見霹靂，陸地起波濤」³⁸。顯而易見，「喝」的原則、要點、區別，都是反觀自心、覺悟人生的方法和途徑。也就是說，所有這些接引學人的手段、要求，都是可以變通的權宜之法，而非不變的終極追求。星雲大師正是注意到了這一點，才能實現對臨濟禪綜合與創新性的詮釋。

星雲大師特別指出：「所謂家風，乃指祖師接引後學的權宜之法。」他對臨濟禪的解釋也一如上述。比如「臨濟勢盛」、「機鋒峻嚴」、「三玄三要」、「四料簡」等，本質上同為「以心印心」的「無言之教」。³⁹在談到禪與打坐的關係時，他又引證惠能偈「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元是臭骨頭，何為立功過」，明確指出，「參禪不一定要打坐，搬柴運水無非是禪，吃飯穿衣也充滿禪機」，參禪的目的「是為了開悟」。⁴⁰可以看出，星雲大師簡別權、經，始

35. 玄中玄、體中玄和句中玄。

36. 即言中無造作（破除執著）、千聖入玄奧（不執言句）、理超四句，體絕百非，即超二元對立。

37. 根據受法者根器不同，有奪境不奪法、奪境奪法不奪人、人境俱奪、人境俱不奪。

38. 南宋·智昭編：《人眼天目·臨濟門庭》。

39. 佛光星雲：《佛光教科書5·宗派概論》，台北：佛光出版社，1999年，頁145-146。

40. 林清玄：《浩瀚星雲》，台北：圓神出版社，2001年12月，頁223-224。

終以禪門家風為權宜之方便，而不致把方法當作目的，當作對自心的終極關懷，揚棄了禪宗末流「目標置換」的偏頗。

從禪宗臨濟一葉來講，星雲大師自是臨濟四十八代傳人，但從整個佛教而論，星雲大師更是佛陀的傳人。他曾說，從嚴格的意義上講，他沒有真正的師承，他的思想不是吸取某個人的觀念，也「不是受哪個人的影響」。⁴¹ 雖然他曾經有一個偉大的師父，但是他說，「對我一點幫助也沒有。我在外參學，幾年也見不到他一面，更遑論親近請益」，⁴² 「人間佛教的思想，其實是我本來的性格」，「與生俱來的性格」，⁴³ 當然也是「佛陀的本懷」⁴⁴，「人間佛教並非創新，而是釋迦牟尼一脈相承的教法」。⁴⁵ 因此可以這樣說，星雲大師作為臨濟宗的傳人不僅具有臨濟的家風，更秉承了佛陀的本懷，或者說是上承釋迦，下依本性，而以己意進退臨濟禪法，從而為綜合創新的人間佛教奠定寬廣深厚的沃土。

（二）出世入人、以死觀生的佛陀本懷和殺活自在的臨濟禪

通常總是說，佛說一切皆空，人生無常，如夢幻泡影，追求虛幻的彼岸世界，表現為遁隱山林，去情滅志，不食人間煙火，謂之「出世」。然而，修行總離不開現實人生，故又謂之入世，似乎佛法存在出世和入世兩個方面，其實這只是為了表述的方便。事實上，佛法就是人間的法、人生的法。

41. 滿義法師：《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台北：天下遠見出版，2005年8月，頁13。

42. 同註40，頁74。

43. 同註41，頁13。

44. 同註41，頁7。

45. 同註40，頁38。

《人間佛教》學報 · 藝文 | 第四期

世，梵文 *Loka* 的意譯，指時間，即過去、現在和未來，《楞嚴經》云：「世為遷流。」可毀壞、墮生滅者；間乃「中」義，也有間隔之義。簡單的說，世間就是時間和空間，指的是人的生存和生存環境，即「有情世間」和「器世間」。「出」的意思並非脫離、割捨，而是超越或擺脫限制的自在。

出世的本意應當是超越時間和空間，實現人生的不生不滅、眾生一體，契合無間。換句話說，就是要在不受時空限制的理想層面上審視生存和生存環境，建設理想的社會生活，即淨土世界。從哲學上講，就是觀、觀照，或稱反觀。歷代高僧大德所謂不離世間、不捨世間，說的就是這個意思。由此可見，人間佛教的要義正是佛陀的本願，是同「覺悟」緊密相連的終極關懷。

釋迦出家，菩提證道，也就是出世，因緣就在不忍見人間之苦，而欲改良社會，濟度眾生。禪宗宗門反復強調不離世間、不捨世間，要在行住坐臥、擔水劈柴的日常活動中自覺、覺他。臨濟宗的全機大用無非也是如此。「機」就是方法，「用」則是以完美的心性建設人生、服務人生、昇華人生。

臨濟的創始人義玄於黃檗門下問：「如何是佛祖西來意？」三問三遭打，直到最後從黃檗手中接過鋤頭栽松，並說「一來為山門作景致，二來為後人作標誌」，才得到黃檗的首肯，關鍵就在於他對現實的契合，對人生的不離不棄，對自性的深刻追尋。「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集中表現了義玄機用一致的現實主義精神。

臨濟門下同樣奉守「即心即佛」，而且認為，識得生死便是佛，不過把生死比作白天黑夜，而無所謂生，也無所謂死。⁴⁶這也是對生

46. 程東編：《臨濟宗門禪》，成都出版社，1992年，頁182。

存的深刻見解。五祖法演關於小豔詩的故事，⁴⁷談的是現實的情；莫將居士「萬千差別無覓處，得來全在鼻尖頭」，說的是真實的感；著名的黃龍三關「生緣何處」之問，突顯的是踏實的生。真情實感，腳踏實地之生，充分顯示臨濟禪的全機大用無非借助殺活自在的方法，斬斷邏輯思惟，在無念中覺，在無相中悟，悟在當下，悟在現實，悟在人間。臨濟的全機從來就沒有離開過人生社會之大用。星雲大師對臨濟禪的詮釋著眼點就在這裡。

毫無疑問，星雲大師對臨濟禪或者說對佛法的理解，是它的人性、社會性、參與精神和組織建設，具體說便是對人和人的生存環境的關注。「人間佛教」的概念的應用並非說還有非人間的佛教，或者說出世的佛教，這也只是方便說法而已。概括起來說，就是「三間」、「三事」或「四大宗旨」。

所謂三間，就是星雲大師強調要首先處理的時間、空間和人間，即佛說的「有情世間」和「器世間」。他指出：

我們談到生活，先要處理人生三間，就是時間、空間、人間。認識到時間失去了，時間不會再來！空間失去了，空間還有別的用途！人間失去了，人間不能回復！接著要重視人生三理：地理、人理、天理，若能處處用心，就會通身是手眼，志業開闊，生活自然就平順了。⁴⁸

如此對佛教人間性的詮釋，同佛法中「出世」的本義顯然符契，這就是「出世入人」。出世入人，星雲大師的論述不勝枚舉。正像《星

47. 法演對一參禪的士人說：「頻呼小玉原無事，只教檀郎認得聲。」侍者見雞飛欄杆而鳴，作詩云：「少年一段風流事，只許佳人獨自知。」受法演稱許。

48. 林清玄：《浩瀚星雲》，台北：圓神出版社，2001年，頁148。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四期

雲模式的人間佛教》中介紹的那樣：

人間佛教就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於幸福人生增進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

佛陀出生在人間、修行在人間、成道在人間、弘化在人間，佛陀所有的教言無一不是以人為對象。可以說人間佛教就是佛陀本有的教化。⁴⁹

時間、空間、人間都需要創造，時間的創造是要懂得哪些是有價值的，哪些是無價值的，在有價值的事物上多花些時間，深入那寶貴的時刻。

創造時間，乍聽起來很玄奧，星雲大師說起來卻很簡明：就是不要休息，因為「總有一天會永遠休息」；再者就是「把零碎的時間整合起來，就變成許多時間」。⁵⁰ 他的生命是「一場與時間競賽的馬拉松賽跑」，⁵¹ 所以他確信有三百歲的人生，但「三百歲不是等待來的」，「而是自己努力辛勤創造出來的」，因為他能像孔子說的那樣，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所以他自信地說：「我沒有時間老。」⁵² 如此創造時間，自信人生三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的氣概，不是對時間的超越又是什麼呢？

至於空間，他說得更明白：

空間的創造有兩個方法，一個是一心一境，心理空間不怕大；一個是一心多用，能量的發展不怕多。一心一境在修

49. 滿義法師：《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台北：天下遠見出版，2005年8月，頁7。

50. 林清玄：《浩瀚星雲》，台北：圓神出版社，2001年，頁148。

51. 同註50，頁137。

52. 同註50，頁400-401。

行上，是「心中無事世界寬」一心多用，則是認識到一切眾生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不但要修行弘法，還要利益眾生、心憂國事，排難解紛要做的事情可多了（一心）用在各個層面都會是一念三千，法輪大轉，空間就會變得更大、更多、更美、更好了。⁵³

說到人間的創造，星雲大師首先強調，「人我之間是最難的」，並且講了一個故事予以說明。他說一個小孩子因為同別人吵架而覺得委屈，於是對著山谷大叫：「我恨你！」結果回聲傳來，使他更加傷心。他媽媽告訴他應當高喊「我愛你！」回聲傳來的便是「我愛你！」於是大師告訴人們：「以恨只能換得恨，用愛才能贏得愛。」同時還指出：「這不只是人間生活，也是通向聖者的境界。」⁵⁴ 由此可見，美好的人間，用愛相互擁抱而使之溫暖的人間，就是超越時間、空間的聖界，淨土也就是人的淨土、人間的淨土。

三事和四大宗旨的核心就在對於人的關懷。20 多年前，星雲大師為佛光山確立了四大宗旨，即「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其中教育、文化、慈善三事，星雲大師又借慈航法師的話說明是「宗教生存的三大命脈」，並進一步強調：「一個寺廟蓋得如何富麗堂皇，如果沒有教育、文化、慈善等事業作為內涵，不是完整的道場，只是虛有其表的建築而已。」⁵⁵ 教育是教育人的教育，弘法是弘揚人的佛法，慈善是服務社會，當然也就是服務人的慈善！

關於教育，應當看到，自古以來，有「女學不在黌門，而在寺

53. 同註 50，頁 150。

54. 同註 50，頁 150-151。

55. 同註 50，頁 3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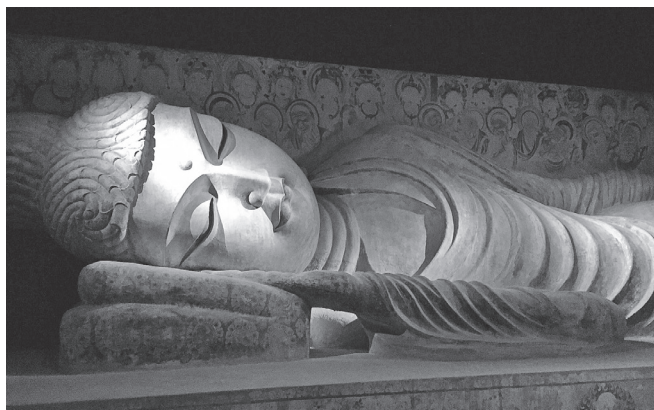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四期

觀之間」的說法，事實上不只女學，平民教育正是如此。寺院對傳統社會平民教育所起的作用遠比官方教育大得多。星雲大師對教育的重視和付出的努力，自然也是對往聖絕學的繼承。

很明顯，星雲大師對臨濟禪的機用觀，或者直接說對佛法的詮釋，重視的是此時（時間）、此地（空間）、此人。但時是人的時，地是人的地，因此可以說他唯一關切的還是人。他注重的是人，致力的方向是社會，當然也不乏對制度化的組織建設的重視，事實上它們都是對人的關切——人心、人情、人格、人事、人道、人生、人緣、人意，一句話就是人間諸法。他一再要求要給人信心、給人希望、給人歡喜、給人方便。即使是對抽籤卜筮之類活動，同樣採取批判的、包容的態度，強調給人以純淨希望和美感。這就是「出世入人」的人間佛教，是為萬世開太平的人間佛教！正因為如此，才能使千年暗室，一燈即明！

而與「三間」直接相關的是生死。生死是人的根本問題，故佛說「生死事大」。人的問題的認識，絕大多數基於生死的認識。儒家重死，道家重生；基督教講復活，講道成肉身，本質上也是重生。佛法力圖超越生死，追求的是不生不滅的涅槃之境。臨濟宗人也曾將生死比作白天和黑夜，用一種悖論說明作為自然規律的生死的變化和永恆，目的在於引導人以平和的心態，坦然面對生和死。

星雲大師「用睡覺來觀照死亡」的「死生」觀，既是同臨濟禪生死思惟的契合，更是



臥佛

對佛法不生不滅、超越生死的中道觀，或者說生命哲學深入淺出的理性詮釋。他還告訴我們，社會的動亂，讓他親身經歷了死亡，品嚐過死亡的滋味，但他是用佛家的大智慧，即不生不滅的生命哲學審視死亡的。面對死亡的超然，使他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了更多的平易。他說：「死亡不必太害怕，還沒有到死的時候，就死不了。」這句聽起來似乎是不用解釋的大實話，實際上卻是以他「出死入生」的生命觀，或者說是「以死觀生」的死生觀為底蘊的。他說：

我經常用睡覺來觀照死亡，有時候睡下去，很舒服，沒有知覺，和死亡沒有兩樣。我也經常用休息觀照死亡，太累了，該休息了，放下吧！那和死亡也沒有兩樣。⁵⁶

星雲大師還談到幾次核磁共振的體驗，以及他是如何觀照死亡的。他說，那是一個密閉的箱子，像一口棺材，裡面沒有光，也沒有聲音，沒有色彩，只覺得很舒服，「我入滅了！」他意識到這就是死亡。接著他便指出：

入滅是那樣，出來就昇華了，所以我們不要講生死，而要講死生。不只是生了才會有死，而是死才會生。「生死學」應該改成「死生學」，死亡才是開始，生才是未來。⁵⁷

對於人的根本問題生和死，星雲大師有如此灑脫的觀念，強調死是開始，生是未來（這裡姑且不論誰是誰非，因為包括生死在內的一切存在原本就不是基於邏輯，而是基於經驗，或者說理念），不僅給人以信心和希望，而且引導眾生消除死亡的恐懼。他就是這

56. 林清玄：《浩瀚星雲》，台北：圓神出版社，2001年，頁141。

57. 同註56，頁142。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四期

樣「但盡凡心，別無聖解」，以死觀生，出死入生。星雲大師的「死生學」同樣是以人為本位的人生佛學，是和佛教的中道觀，以及臨濟宗「生緣何處」一脈相承的全機大用。⁵⁸

（三）清通簡約、平易近人的醒世棒喝

從方法上講，臨濟以喝著稱，一喝千古，截斷眾流，目的是破除執著，反觀自心，無凡聖、無造作，悟在當下，悟得平常。凡對臨濟禪有所了解的，對此都有深刻印象。星雲大師接引學人，恰恰採用的是與臨濟禪和而不同，清通簡約、平易近人的醒世棒喝，尤其顯示了他的「人間佛教」的人性化風格。

如前所言，禪門家風，實際上是各家接引學人採用的方法不同，而形成的各自特點。方法是權，是可以也必然會千變萬化的。更何況，臨濟至宋黃龍慧南以下，已經開始對玄妙、棒喝進行檢討。黃龍有言曰：「說妙談玄，乃太平之奸賊；行棒行喝，為亂世之英雄。英雄奸賊，棒喝玄妙，皆無長物。黃檗門下，總用不著。」於是，逐漸改變原先峻烈，而且有點丈二金剛讓人摸不著頭腦的神祕氣象，趨向平易。

所謂「道泰升平，反樸還淳，人人自有」。⁵⁹ 星雲大師指出，說法同樣要從人的立場出發，不必作形而上的談玄說妙，也不標榜神通靈異，而採取清通簡約，充分人性化的方法，仍然可以說是臨濟家風的承續，是平易近人的醒世棒喝。概括來說，星雲大師教學的

58. 李端願問臨濟僧達觀：有無天堂地獄？達觀要求他了卻自心，不思善，不思惡。李卻說他知道了生。達觀便問生緣何處？李茫然。達觀抓其胸說：「就在這裡！」李悟，並說：「只顧貪快，不覺迷路。」達觀說：「百年一夢，如今才醒。」

59. 《黃龍慧南禪師語錄》。

特點是：不談玄說妙，不標榜神通怪異，信手拈來，因機施教，幽默風趣，深入淺出，力透理路。

上述「出死入生」、「以死觀生」，從方法上講，就是立足人的立場，面對現實人生，針對普通人的教法。既然面對的是普通人，就應當用通俗的話語，日常的事例，講明農工婦孺能知、欲知的道理，否則，即便說得天花亂墜，聽的人卻是一頭霧水，又有何用？早年在寺院裡聽經的一段經歷，給星雲大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憶當時曾問師兄聽經如何，師兄說「講得好極了」，再問怎麼好法，回答「聽不懂啊」，星雲大師覺得很奇怪，聽不懂怎麼會好？所以他一再強調：

聽不懂的佛法再奧妙，只不過是束之高閣的裝飾品而已，對我們的生活一點也沒有幫助。我不喜歡談玄說妙，更不喜歡故作神祕，說些別人聽不懂的話。不論佛法中多麼難解的教理，我總是深入淺出，讓大家很容易的了解。就是談空論有等形而上的問題，也要設法和日常生活印證。因為佛教一旦離開了生活，便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佛法，不是指導我們人生方向的指標。⁶⁰

佛法是人的佛法，人聽不懂還有什麼佛法？所以說法就應當和日常生活印證，讓每一個人都能在現實中悟，在當下解。這就是星雲大師說法的原則，也是大師平易近人的臨濟禪法。

佛法談空，又說萬法非空，是假，追求的是不生不滅，超越有無的中道，確實很難用語言文字準確表述，所以有「說似一物即不中」的不可說論。然而，星雲大師論此，駕輕就熟，順手拈來，隨

60. 林清玄：《浩瀚星雲》，台北：圓神出版社，2001年，頁83。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四期

口道出：白居易問法鳥窠禪師，詩云：特入空門問苦空，敢將禪事問禪翁；為當夢是浮生事，為復浮生在夢中？鳥窠以偈答：來時無跡去無蹤，去與來時是一同；何須更問浮生事，只此浮生是夢中。

浮生如夢，夢如浮生，佛說不生不滅、不來不去，所以不必問，無須知，只要好好地生活在如夢的浮生，或浮生的夢中。如此輕鬆自然的說法，喚起聽眾內心的共鳴，所有人在會心處歡呼雀躍，正因為他把「生」說到了人的身邊，說到了人的心底，喚起了聽眾的信心和美感。

如果說像這樣的談詩說偈，還需要心有靈犀的話，星雲大師借擔水劈柴、衣食住行種種觸目皆是的事物詮釋佛法的例子，更不勝枚舉。

由佛法看，世間萬法，總在得失、進退之間。然而，得、進乃人之常情，所以無法面對失和退。故佛說「回頭是岸」；禪宗亦歌之曰「退步原來是向前」；臨濟僧雲峰更深一層講「種種取捨，都陷輪迴」，原本都是教人破除得失、進退的執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然而，有太多似乎接受佛法的人，只注意到失，只強調退，正像《紅樓夢》所說，「世人都曉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以及「眼前無路想回頭」。

用佛法衡量，這些只是理解了非有，而不明白非空，依然是一種「空」執。如此引導世人放棄、後退，自然又同俗情相隔甚遠，而為大多數人難以理解，也難以接受。星雲大師對此卻有深入「中道」，而又非常通俗的說明。他說：

平常我們總以為前進顯耀的人生才是光榮的，而不知後退的人生另有一番風光。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

又一村」。前進的人生，是一半的人生，加上另一半後退的人生，才圓滿無缺。⁶¹

這裡，一半、一半人生的通俗解釋，顯然比許多玄奧的說理更接近常情，更符合人性。尤其他那「跳探戈」的譬喻，把人與人之間的複雜關係，說得如此透澈、通明，儘管他講的是婆媳關係。事實上，星雲大師說的是人與人之間相處，要懂得進退，像跳探戈舞，你進我退，我進你退，「自然不會有摩擦」。

說到夫妻，做丈夫的祕訣是「吃飯要回家，身邊少帶錢，應酬成雙對，出門有去處」；為人妻者應當「溫言慰辛勞，飲食有妙味，家庭像樂園，凡事要報告」。⁶²由此總結出「以退為進，是人生處世的最高哲理」，「懂得以退為進的哲理，可將我們的人生提升到擁有全面的世界」。⁶³星雲大師就是這樣，常常運用貼近日常生活的事例、話語，闡釋深邃的人生哲理，以此覺迷醒世，教人悟在日常，悟在當下。

星雲大師著眼於大眾，融匯於生活的教法，同樣表現在「用典」之清通簡約。原本陽春白雪之典故，由星雲大師口中道出，一變而為街頭巷尾無人不解的佛理。普遍強調，佛法破執，去情割愛，尤其要剪斷男女之情，無疑也和現實有太多的衝突。星雲大師為了說明「有情有愛也可以成道」，曾經引述「三茅道士」的故事：有三兄弟要到茅山修道，小弟為照顧生活在貧困之中的寡婦和四個孩子

61. 林清玄：《浩瀚星雲》，台北：圓神出版社，2001年，頁154。

62. 《星雲大師講演集》，轉引自滿義法師：《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台灣：天下遠見出版，2005年8月，頁50。

63. 星雲大師：《迷悟之間6·赤子之心》，台北：香海文化，2003年7月，頁242。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四期

一家，改變初衷，全心全意為這個殘缺的家庭，奉獻了九年的青春年華，因此而成道。兩個哥哥雖在茅山苦修，卻未成正果。於是星雲大師指出：

俗情是重視形式，聖情卻更重視精神意義；俗情寄託於占有，聖情寄託於悲願。絕情絕愛可以成道，有情有愛也可以成道！⁶⁴

俗情是占有的私欲，聖情是奉獻的悲願，佛家並非一概排斥情愛。這個典故的引用，就是為了說明這樣的道理。如此說法，對於那些力主破斥情愛，主張遁隱的人來說，不也是醒世棒喝嗎？當然，這裡還可以看出星雲大師兼包並容，而不排斥所謂「外道」的博大胸懷。

佛法的人性、人間性，本質上就是對神通靈異的反撥。星雲大師幽默而又略帶苦澀地說：

我試過很多次，有一部經我講不出來，就是《地藏經》。因為，第一，我沒有去過地獄，第二，聽的人也沒有去過地獄，第三，老是刀山油鍋，實在太悲慘、太可憐。我相信佛法是帶領我們走向祥和、美好的境界，而不是讓我們生起悲慘和恐怖。⁶⁵

佛教是人的，人間的，不僅不崇拜神，當然更不談鬼；只說美好的人生，而不是描繪陰森可怖的地獄。基於「人」的理念，他寧可否定經藏中的地獄之說。這就是星雲大師。正因為如此，他特別

64. 林清玄：《浩瀚星雲》，台北：圓神出版社，2001年，頁378-379。

65. 同註64，頁261-262。

說明：「不一定有神明鬼怪會懲罰我們，其實鬼神也沒有必要降災賜福給我們，一切都是我們自己缺乏正見，以自己的愚痴束縛了自己」，「禍福決定在自己的手裡」，「不要把自己交給鬼神，甚至愚昧的巫術之流去主宰」。⁶⁶

和地獄、鬼魂緊密相連的便是佛門的經懺。經懺是制度化的宗教超度亡靈的禮儀，像日本佛教寺院保留偏僻處作墓地一樣，也是謀求生存的手段。但這種與鬼為鄰，超亡送死的習慣畢竟是佛教的枝葉。星雲大師對佛門循循善誘，同樣提出了人性化的要求。他說早年讀書，讀到一段明代高僧憨山的自述，說一日放完焰口歸寺，驚醒路邊一戶睡夢中的老人，聽到他們議論：「半夜三更走路的，不是賊骨頭，就是經懺鬼！」憨山甚覺汗顏，於是發願：「寧在蒲團靜坐死，不做人間應赴僧。」星雲大師對此感觸甚深，一再說明：「這是我特別重視文教的原因，即使不能不做經懺，做經懺時也要說法。」⁶⁷星雲大師就是這樣「不以經懺為職業，不以遊方為逍遙」，依靠純現實主義的精神，化俗導世。

從另一方面看，與地獄相對的便是天堂，就是稱為西方極樂淨土世界的彼岸。佛學雖然從根本上否定創造一切的神祇，但對彼岸世界的追求，或多或少地還是帶有杳不可及的神祕色彩，而且把彼岸和此岸對立起來，因此實現理想的追求，不在今生，而在來世。

禪宗早已注意到了這一點，一再說明「識得本心，便能成佛」，便可以登上佛光普照，充滿喜樂的蓮花世界，把對西方淨土的追求變成對自心的追求。如此，雖然用淨心融彼岸和此岸於一體，畢竟還有點虛玄。臨濟禪進一步發揮了禪門「不離世間覺」的思想，以

66. 同註 64，頁 284-285。

67. 同註 65。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四期

棒喝引導人們悟在一語一默、行住坐臥的日用生活之間。

星雲大師無疑發揮了臨濟宗的現實主義精神，不僅講「此岸、彼岸，其實都是在我們的一念心中」，而且將彼岸置於人間，置於現在。他的詮釋是：

彼岸是能夠給人平安，彼岸是精勤向上，安住身心，彼岸是如理的生活智慧；否則，瞋恨、懶惰、散亂、愚痴，那就是此岸了。你可以擁有此岸，但也要擁有彼岸啊！你可以把此岸建設成淨土。⁶⁸

無論是此岸，還是彼岸，不僅在人的心念之中，而且在現實世界之內。彼岸是人間的彼岸，淨土是人間的淨土。星雲大師以鮮活的人生佛學、生動活潑的語言，引領眾生建設人間淨土。

面對人的說法，星雲大師顯然不願板著面孔，而是以平易近人的態度，表現了智者的幽默。曾經有一信徒，由於兒子遭遇車禍，懷疑菩薩不靈，而向星雲大師求教。星雲大師說：「菩薩是很靈的，但是你的兒子騎得太快，連菩薩也追不上啊！」⁶⁹我相信，無論是那個信徒，還是其他人，聽了星雲大師類似打趣的話，都會會心的微笑。這裡，他不僅說出了佛教「自作業，自受果」的因果論，而且教人在現實生活中，如何規範自己的行為，為創建和諧的人間淨土作出自己的努力。

對信徒如此，對學者則是另一種誠懇的生動。記得他在上海的一次座談會上，對內地學者們講：「共產黨說宗教是工具，很有道理。

68. 星雲大師：《迷悟之間 4・生命的密碼》，台北：香海文化，2002 年 10 月，頁 48-49。

69. 林清玄：《浩瀚星雲》，台北：圓神出版社，2001 年，頁 285。

我也希望是工具，否則就沒有用了。」這些話聽起來簡單，並且似乎有點自貶，但在那風趣的話語後面，蘊涵了多少意味深長的哲理，表現了他對故國神州的眷戀，以及共建人間淨土的赤子之心。

三、回歸與開拓——「人間生活禪」的力行與推廣

星雲大師不僅高揚「人間佛教」，而且提出「人間生活禪」的概念，強調於一切時中，「以整個身心去參透宇宙的無限奧妙」，⁷⁰進至「萬古長空，一朝風月；沒有時間長短，沒有空間遠近，沒有人我是非」⁷¹的禪的境界。

如前所述，關於禪，亙古汲今，人說人殊，歸結起來，無非是向外還是向內，是信仰還是理性，是神祕還是平常。其實，早在一千二、三百年前的中唐時期，力主禪教一致的華嚴高僧圭峰宗密，已經針對當時風生水起的禪法予以詳細的梳理。他指出：

禪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禪（上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⁷²

顯而易見，星雲大師人間生活禪是對「頓悟自心」的最上乘禪的回歸和開拓。

70.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語錄》上，台北：香海文化，頁31。

71. 同註68，頁30。

72. 圭峰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

（一）人間生活禪——契合臨濟宗風的人間佛教

近世以來，毋庸諱言，佛教的一些宗派面臨「宗風不振」的問題，而在禪宗方面，唯獨臨濟一脈保持興旺的發展，這一點應不是偶然的，誠如有論者指出，「臨濟宗是一屬於自覺性，而非他力救濟的宗教。因此，它著重於日常生活方面，較缺乏宗教性的儀禮。所謂『一掃除、二看經』。這種以日常的生活態度來闡示禪宗教義的方式，稱為『以身說法』，是受尊重的」。⁷³顯然，臨濟貼近生活的家風，合乎二十世紀以來現代性文化背景下的佛教「入世化」之轉向，應是一重要原因。今讀臨濟義玄之語錄，仍可查知此一脈相承的宗風所在，若：

道流！約山僧見處，與釋迦不別。今日多般用處，欠少什麼？六道神光未曾間歇。若能如是見得，只是一生無事人。大德！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此不是爾久停住處。無常殺鬼一剎那間，不揀貴賤老少。爾要與祖佛不別，但莫外求。爾一念心上清淨光，是爾屋裡法身佛。爾一念心上無分別光，是爾屋裡報身佛。爾一念心上無差別光，是爾屋裡化身佛。此三種身是爾即今目前聽法底人。只為不向外馳求，有此功用。⁷⁴

臨濟禪師對於執著於求法，刻意脫離日常生活的修行，亦時加批評，如謂：

孤峰獨宿，一食卯齋，長坐不臥，六時行道，皆是造業底人。乃至頭目髓腦，國城妻子，象馬七珍，盡皆捨施，如

73. 見藍吉富主編：《中華佛教百科全書》之「臨濟宗」條目，網路版。

74. 《大正藏》冊47，頁497。

是等見，皆是苦身心故，還招苦果，不如無事，純一無雜。⁷⁵

臨濟平素教人「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只是覓個不受人惑底人」，⁷⁶不離於現世人生，在生活中保有一顆不受染汙的「平常心」，當為臨濟之宗旨所在。而星雲大師對於人間佛教的詮釋，指出人間佛教「重視倫理道德，鼓勵生活修行，注重五戒十善，強調六度四攝，講究因緣果報，奉行慈悲喜捨，主張尊重包容，促進普世和諧」。⁷⁷所以，星雲大師認為眾生要「以菩薩為目標，自利利他，自度度人，自覺覺人，把人我的關係看成是分不開，是一致的；繼而把五乘佛法調和起來，這就是人間的佛教」。⁷⁸

因此，星雲大師所理解的人間佛教最高境界就是「自他一如、同體共生、法界圓融、通達無礙」⁷⁹，基於這些思想而論禪，若大師謂：

什麼是禪？禪，是我們的真如自性；禪，是我們的本來面目；禪，是不盡的寶藏；禪，是藝術的生活。禪，有時空的普遍性；禪，有人生的平等性；禪，有智慧的幽默性；禪，有尊嚴的規範性。禪，好比一朵花，為生命增色彩；禪，好像一撮鹽，為世間添滋味；禪，類似一幅畫，能美化環境；禪，如同一滴水，能滋潤身心。禪，不限任何形式，有了禪，可以讓我們認識般若本性；有了禪，可以將我們帶入更高的境界。⁸⁰

75. 同註 74，頁 502。

76. 同註 75。

77. 滿義法師：《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台灣：天下遠見出版，2005 年 8 月，頁 3。

78. 同註 77，頁 4。

79. 同註 78。

80. 星雲大師：〈《禪話禪畫》序〉，《人間佛教序文選》，台北：香海文化，2008 年，頁 138。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四期

這些論述，無不切近人生，切近社會，與臨濟祖師質樸的、簡便透脫而帶有入世風格的說法若合符節，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顯然應亦是對臨濟禪風的繼承和發揚。

（二）星雲「人間生活禪」理念的構建

在「人間佛教」所完成的近現代佛教入世化轉向的過程中，千年來作為中國佛教主流的禪宗顯然是取之不竭的思想資源，早年太虛大師已然指出「中國佛學特質在禪」，「中華之佛教如能復興也，必不在於真言密咒與法相唯識，而仍在乎禪，禪興則元氣復而骨力充，中華各宗教之佛法，皆藉之煥發精彩而提高格度矣」。⁸¹

「人間佛教」思潮作為二十世紀漢語佛教界的主流思潮，無疑是一次佛教史上的「維新」，而縱觀歷史上的一切思想革新運動，任何成功的改革，都是比較巧妙地繼承和融合了傳統的可利用成分，自宋代以後便一直保持制度化佛教主流地位的禪宗，顯然是不能回避的問題。而星雲大師對「人間生活禪」這一禪修法門的構建，正是依太虛大師所謂「中國佛學特質在禪」之理念的創造性實踐，踐行了人間佛教理念與禪思想、特別是臨濟禪的合流。

據說，「人間生活禪」產生的因緣，源自星雲大師鑒於現時代



人間生活禪的理念，就在於每個當下觀照自心，體悟佛法奧妙。圖為佛光山全國教師生命禪學營「茶禪一味」課程。（陳碧雲／攝）

81. 太虛：〈評寶明君《中國佛教之現勢》〉，見印順編：《太虛大師全書》，印順文教基金會光碟版，2006年。

人心需求而應緣創立。如〈佛光山禪堂規約〉載：「為了提倡禪修風氣，推動心靈環保，接引禪子體會人間佛教禪風，令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再創禪門黃金時代。本堂也依佛陀菩薩道的思想，秉持星雲大師弘揚人間佛教的理念、精神，具體提出一種能治療現代『社會疾病』……功利、野心、奢侈、價值觀混淆等，以及適合各種人修持，又能照顧到人性生理與內在需求的禪法，取名為『佛光人間生活禪』。」星雲大師則自述其發心道：

禪師們以不同的生命特質，向世人說明無論是教禪、論禪，或行禪、修禪、參禪，禪，都不離人間。所以，禪宗又叫「佛心宗」，即因其最接近佛陀人間佛教的本懷；這也是我將佛光禪法定名為「人間生活禪」的原因。因此，何謂「人間生活禪」？慈悲喜捨、廣結善緣、直下承擔、精進奮發、不變隨緣、依戒生活、知足淡泊……，無一不是「人間生活禪」！⁸²

佛光山更認為，「人間生活禪」是源自於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理念，是中國南宗禪「佛法世間覺」的生活實踐，也是民初太虛大師所提倡的「人生佛教」思想的延伸發展。⁸³

對於生活禪的禪風，星雲大師有如下具體的詮釋：

禪修思想，在於平常、平實、平衡的意境涵養——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禪修內涵，在於信心、道心、悲心的長養精進——不變隨

82. 星雲大師：〈《佛光禪入門》序〉，《人間佛教序文選》，台北：香海文化，2008年，頁404。

83. 「佛光禪風禪法」，https://www.fgs.org.tw/career/career_practice.aspx

《人間佛教》學報・藝文 | 第四期

緣，慈悲喜捨。

禪修生活，在於規律、簡樸、惜福的用心實踐——以戒生活，知足澹泊。

禪修運用，在於生活、生趣、生機的權變妙用——觸處皆道，機趣無限。

禪修精神，在於承擔、無畏、精進的落實行履——自心是佛，直下承擔。

禪修目的，在於般若、自在、菩提的開示悟入——般若生活、自在人生。⁸⁴

另外，星雲大師在「佛光禪風禪法」中，又進一步做了詳細的說明：

- 1、就思想而言，但盡凡心、別無聖解，意謂在於平常：即以踏實的中道心境，從平凡的生活事物中去體會禪道，為其實踐、化世的基本思想。
- 2、就內涵來說，不變隨緣、慈悲喜捨，意謂在於信心：即以修發實踐人間生活禪的「信心」、出離五欲塵勞的「道心」、行菩薩道的「悲心」，為其實踐、化世之主要內容。
- 3、就生活而論，依戒生活、知足澹泊，意謂在於規律：即以守持淨戒、規律作息、簡樸惜福、知足淡泊，為其生活實踐、化世的基本要求。
- 4、就精神著眼，自心是佛、直下承擔，意謂在於承擔：即以發心做一位勇於擔當、不畏艱難、永不休息的菩薩行者，

84. 佛光星雲：《佛光教科書5・宗派概論》，台北：佛光文化，1999年，頁148。

為其實踐、化世的基本精神。

5、就運用來講，觸處皆道、機趣無限，意謂在於生活：即以隨順自然的生活，無住生心的情趣、權變自在的禪機，為實踐、化世的基本方法。

6、就目的來看，般若生活、自在人生，意謂在於般若：即以成就無上菩提、開發自性般若、體現無住修為，為其實踐、化世的終極目的。⁸⁵

總之，一在於心，二在於生活，在於平常，在於當下，更在於自性。尤其是第六項內容，突顯了作為佛教和禪的終極關懷的般若智慧，依然是上追釋迦，遠紹惠能，闡揚臨濟的風格。

在一次新聞採訪中，星雲大師特別指出，音樂、武功等固然「對佛教也有貢獻」，但「佛教是練心的，是講心裡的」⁸⁶。可以看出，星雲大師「人間生活禪」對心的追尋，對心的終極關懷，實際上就是對佛教自覺覺人的主旨，以及《壇經》見性成佛思想的回歸與開拓，也是對臨濟禪的現代詮釋和實踐。

當然，對心的抉擇也可看出「人間生活禪」的中國哲學的特色。這就是：以心為體，以生活為用，以破除分別（離相）為方法，以般若慧觀為覺悟追求的人間佛教理論系統；同時，又依此理論系統為基礎，廣開生活禪，自淨其心，以此岸即彼岸，在此岸建設人間淨土，曲折地表現了對世俗的超越；同樣也印證了人間生活禪禪風出世入人、悟在當下，悟在現實，悟在人間之臨濟禪的全機大用，體現了對禪立足於當下而契合時機的創造性詮釋。

85. 參見「佛光禪風禪法」，https://www.fgs.org.tw/career/career_practice.aspx

86. 《南方人物週刊》2009年第42期，頁33。「心裡」應為「心理」。

（三）「人間生活禪」的修學方法

克實而言，禪宗之修行法門本無所謂「次第」，就宗門正統的說法，乃在利根上智之士，工夫熟時，一悟而至佛境界。就個體而言，因個人機緣不同，並無定法，後世雖有「文字禪」、「默照禪」、「看話禪」等分途，亦只是種種方便舟楫而已，在思想上並無更多創新。然對於早已被科學理性形塑思惟的現代人而言，面對古德的方法，難免令人感到玄妙莫測，難以得門而入。星雲大師之「人間生活禪」更是有鑒於此，將禪學整合為次第清晰的修學方法，一目了然，顯然更契合時機「人間生活禪」的道次第主要可分為如次九項：

- 1、預備道——建立健全人格，達觀進取謙沖。
- 2、信行道——誠敬皈依三寶，學習止惡行善。
- 3、善行道——培養正知正見，隨緣入世利生。
- 4、戒行道——依持菩薩戒法，知足簡樸淡泊。
- 5、定行道——消滅五欲五蓋，念念清醒明覺。
- 6、慧行道——正觀緣起法性，淨化如幻業習。
- 7、見 道——永斷分別我法二執，薄貪瞋痴。
- 8、修 道——進斷俱生我法二執，大悲濟世。
- 9、無學道——圓滿無上菩提，無見無修無證。

茲九次第的具體意涵，則詳如下表：⁸⁷

顯然，茲九次第中不僅涵蓋了佛教大乘菩薩道法門，亦以現代人生活中的倫理道德為教化，臨濟宗風的入世性風格，再次在星雲禪法中得到印證。昔臨濟禪師在黃檗座下三次被打，大愚禪師告知

87. 「佛光禪風禪法」，https://www.fgs.org.tw/career/career_practice.aspx

星雲大師對臨濟禪的現代詮釋與傳承

修學次第		修學目標	修學德目或方法
一	預備道	養成孝親 感恩之心	1. 閱讀勵志修養叢書。 2. 生活淡泊、作息規律、不忘運動、保持健康。 3. 孝敬父母、恭敬師長、友愛兄弟。 4. 心存感恩、善待他人。
二	信行道	培養信心	1. 誠敬皈依三寶，學習止惡行善。
三	善行道	養成行善 助人之心	1. 研讀基礎佛學、聞思法義，培養佛法正見。 2. 早晚拜佛、禮懺、誦經，培養佛法正念。 3. 布施資財、義工服務、隨時行善助人。 4. 受持五戒、護持三寶。
四	戒行道	強化願、 行菩提心	1. 聞思菩提心法義，堅固菩提心正見。 2. 於生活中力修持戒波羅蜜——三聚淨戒。 3. 於生活中力修忍辱波羅蜜——生忍、法忍。 4. 於生活中力修精進波羅蜜——念念護持願行菩提心。 5. 學習「中級」禪觀〈慈悲愛心禪觀〉及生活禪觀。
五	定行道	成就願、 行菩提心	1. 閉關專修禪觀——打禪七、七七。 2. 動中生活禪觀——要求時時刻刻在當下。
六	慧行道	開發勝義菩提心	閉關專修「高級」禪觀〈般若實相禪觀〉，以剋期取證——見道位菩薩。
七	見道	開悟勝義菩提心	永斷分別我法二執，薄貪瞋痴。
八	修道	證悟勝義菩提心	進斷俱生我法二執，大悲濟世。
九	無學道	圓滿勝義菩提心	見而無見，無所不見；修而無修，無所不修；證而無證，無所不證。

此乃黃檗「老婆心切」，謂一片苦口婆心的慈悲云爾。星雲大師亦嘗謂：

禪，是言語道斷的世界，但所謂「妙高頂上，不可言傳，第二峰頭，略容話會」。禪的境界，固然無法言詮，但如果全然不說，一般人怎能領會禪門勝義？所以千古以來，

禪宗的祖師大德們無不老婆心切，努力說禪……⁸⁸

星雲大師以「人間生活禪」如是不厭其煩地教化開導眾生，非亦「老婆心切」者云何！

四、結語

二十世紀以來，佛教呈現明顯的多元與綜合趨勢，⁸⁹ 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不僅是對臨濟禪的繼承，也是對整個佛教思想的繼承，主張八宗兼弘；不僅是對釋迦本懷的追尋，更是對古今中西優秀文化的兼包並容，充分展示了他在綜合趨勢中的博大胸懷。但僅僅綜合是不夠的，缺乏創意的綜合只能說是雜湊。我們從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中感受到的，正是在綜合中的創意。慈惠法師在〈星雲十二問〉中介紹：「在佛教界堪稱『佛教的胡適』之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對佛教的革新，都一如胡適先生，有其獨特的風格，而且有多層面與多樣化的內涵」，從上面的論述中也可略見一二。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禪宗實際開創者惠能關於佛法不離世間，於人間修行佛道的思想，也正是二十世紀以來人間佛教思潮所宣導的。類似的理念，在《壇經》中屢見不鮮，若經云：「一切經書及文字，小大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故，故然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亦不有。故知萬法，本從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⁹⁰ 之類的說法皆是如此。至於後世禪宗古德之

88. 星雲大師：〈《禪話禪畫》序〉，《人間佛教序文選》，台北：香海文化，2008年，頁137。

89. 參見拙文〈中國近代佛教的再思考〉，《雲夢學刊》2004年第5期。

90. 楊曾文校寫：《敦煌新本六祖壇經》，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頁29。

語錄，如謂「日日是好日」、「平常心是道」、「寒便向火，熱即搖扇。飢時吃飯，睏來打眠」、「神通及妙用，運水與搬柴」，包括趙州「吃茶去」之公案，皆可印證此點。

因此可以這樣說：禪的智慧既非戰場上的金戈鐵馬、硝煙瀰漫；也不是情場上的愛恨情仇、纏綿悱惻、悲歡離合；更不是利祿場上的熙熙攘攘，利來利往、機關算盡，適者生存，而是同日常生活中柴米油鹽、衣食住行、言談舉止等瑣細小事休戚相關的大智慧。

事實上，作為制度化的中國禪宗，自其思想初建並形成之日起，關注的不僅是自心，而且是在行住坐臥的日常生活中的自心，從而為中國佛教開啟了世俗化轉向之先河，現代僧團中「人間佛教」思潮之發生，亦當視為禪宗乃至整個佛教在現代社會參與精神影響下的無痕換骨的轉型。而星雲大師秉承了臨濟禪宗風，對「人間生活禪」體系之構建，正是對人間佛教融合和回歸禪宗思想的實踐，或許也是佛教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

總之，星雲大師所宣導和推行的人間佛教，自覺不自覺地確立了心體、本用、破除分別的方法、般若慧觀的終極追求，並以生活禪詮釋臨濟禪法，重在生、重在人、重在人間、重在現實、重在當下、重在綜合與創新。他在接引人的方法上不拘一格、因材施教、輕鬆幽默，既是對臨濟禪的活用，同時顯示出更為人性化的現代禪風。

佛法無用功處，只是無常無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飯，困來即臥。

——《臨濟錄》

